

# 语文核心素养在教材的呈现及实施路径研究

薛莹莹

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中国

**【摘要】**语文核心素养作为课程改革核心理念，强调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与文化自信的综合培养。本文以统编版教材为例，分析核心素养在教材中的显性呈现与隐性渗透，探索其教学实施路径。研究发现，教材通过选材结构化、活动情境化、任务整合化等策略落实素养目标，而教师需以“语言运用”为本，依托真实情境与实践活动，促进素养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语文核心素养；教材呈现；实施路径；统编教材

## 1.引言

语文核心素养作为新时代课程改革核心理念，标志着语文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教育理念的革新，更是对传统语文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语文核心素养强调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为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如何将这一理念有效融入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仍是当前语文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教材作为课程实施的主要载体，其编排逻辑、选文系统及活动设计直接影响核心素养的落地效果。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核心素养的理论阐释或单一维度的教学策略，而对教材如何系统呈现素养目标，以及教师如何在课堂中依托教材实现素养整合，尚缺乏深入探讨。尤其在“语言运用”这一基础性素养的带动下，如何通过真实情境、任务驱动等路径，促进思维、审美、文化等素养的协同发展，仍需进一步探索。

统编版语文教材作为核心素养落地的重要载体，其编写理念与内容组织都体现了鲜明的素养导向。教材通过精心设计的选文系统、活动安排和任务设置，将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融入其中，既注重显性的知识传授，又重视隐性的素养渗透。这种双轨并行的设计思路，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核心素养导向下，语文教学需要重构教学范式，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素养的整体培养，这要求教师深入理解教材编写意图，创新教学方式，在真实情境中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本文以统编版教材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核心素养在教材中的呈现方式，探索有效的教学实施路径，以期对语文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 2.语文核心素养的内涵与教材设计的关联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核心素养定义为“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

### 2.1 核心素养的内涵

语文核心素养是学生在语文学习中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语文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它由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和文化自信四个维度构成，各维度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语言运用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础，强调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积累语感，发展语用能力。思维能力是语文核心素养的核心，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审美创造是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文化自信是语文核心素养的价值导向，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遗产意识。这四个维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语言运用为思维发展提供载体，思维能力又促进语言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审美创造需要以语言运用和思维能力为基础，同时又能丰富语言表达和思维品质；文化自信则贯穿于语言运用、思维发展和审美创造的全过程，为语文学习提供价值引领。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学生只有主动参与知识的获取过程才能实现真正的内化。[1]这种多维一体的结构特点，体现了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 2.2 语文核心素养与教学设计的关联

教学设计作为素养落地的关键环节，必须突破传统的单篇讲解模式，转向情境化、任务型、整合式的教学范式。通过以语言运用为基础，以思维发展为支架，以审美体验为升华，

以文化传承为旨归,教师能够构建“四位一体”的语文课堂,真正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教材作为素养落地的载体,需兼顾工具性与人文性,具体体现为:

### 2.2.1 语言运用为基础

汉字教育是语文学习的“根性价值”,统编教材通过“识字网”的结构化设计,帮助学生建立字词逻辑关联。教材采用“字族识字”“形声字归类”等方法,将汉字学习系统化、科学化。例如,在低年级识字教学中,教材以“日”字为基础,衍生出“明”“时”“早”等字族,帮助学生理解汉字构形规律。同时,教材还设计了丰富的语言实践活动,如词语接龙、成语故事等,让学生在趣味活动中积累词汇,发展语感。这种以语言运用为基础的设计,既体现了工具性要求,又为其他素养的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 2.2.2 文化传承为内核

教材选编经典文本(如《沁园春·长沙》《茶馆》),通过历史语境与文学意象传递中华文化精神。在选文系统上,教材兼顾古今中外,既选取《论语》《史记》等传统文化经典,又收录鲁迅、巴金等现代文学代表作,还适当引入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例如,《沁园春·长沙》一课,通过赏析词中“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等意象,引导学生感受革命豪情;《茶馆》选段则通过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展现社会变迁,引发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这种选文设计,既体现了文化传承的要求,又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验。立足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科学制订教学目标是新时期对课堂教学的要求,也是教师必备的基本功。[2]

### 2.2.3 思维与审美的融合

任务型探究活动(如戏剧创作、诗歌意象分析)引导批判性思考与艺术鉴赏。教材设计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探究任务,如《红楼梦》整本书阅读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分析”,《荷塘月色》中的“意象赏析与创作”等。这些任务既要求学生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又需要调动审美感知进行想象和创造。例如,在《雷雨》一课中,教材设计了“角色扮演与心理分析”活动,学生需要通过文本细读理解人物心理,再通过表演呈现人物性格,最后进行创作性评论。这种思维与审美的融合,既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又提升了其艺术鉴赏能力。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设计,统编教材实现

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设计理念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更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中,为教师实施素养导向的教学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的语文教学,应更加注重真实情境的创设、学习任务的驱动和跨学科资源的融合,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感悟思想的力量、审美的意蕴和文化的厚度。唯有如此,语文教学才能超越机械训练,成为滋养核心素养的沃土,培养出既有扎实语言能力、又有深厚人文底蕴的时代新人。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设计,不仅是方法的革新,更是教育理念的升华——它让语文回归“立人”的本质,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3.语文核心素养在统编教材中的呈现形式

### 3.1 文本选编的素养导向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复杂情境中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3]语文教材的文本选编是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环节,需要精心设计、科学编排。统编版教材在文本选编上体现了鲜明的素养导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3.1.1 经典性与时代性并重

高中教材收录《我与地坛》等作品,通过个体生命体验引发对文化认同的思考。这类选文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引发当代学生的共鸣。例如,《我与地坛》通过作者史铁生在地坛的所见所感,探讨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引导学生思考个人与时代、生命与文化的关系。同时,教材还选编了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平凡的世界》选段,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迁,帮助学生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小学教材引入“天、地、人”等基础汉字,结合具身活动(如摆造型、画字形)强化字感。这种设计既体现了汉字文化的深厚底蕴,又符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4]例如,在学习“人”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身体摆出“人”字造型,或者用画笔描绘“人”字的演变过程。这种具身化的学习方式,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汉字的形义关系,还能激发他们对汉字文化的兴趣和热爱。[5]

#### 3.1.2 双线组元的结构化设计

为发挥语文课程立德树人的独特优势,语教材按照“整体规划,有机渗透,自然融入”的基本思路,凸显语文课程独特的育人价值。[6]统编教材采用“人文主题+语文要素”双线

组元,如六年级“艺术之美”单元整合音乐、绘画主题,在语言训练中渗透审美教育。这种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知识体系,将语文学习与生活、文化、艺术等领域有机结合。例如,在“艺术之美”单元中,教材选编了《月光曲》《蒙娜丽莎之约》等课文,通过赏析音乐和绘画作品,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和表达能力。同时,单元还设计了“听音乐写感受”“欣赏名画写解说”等语文实践活动,将审美体验与语言训练融为一体。

通过经典性与时代性并重的文本选编和双线组元的结构化设计,统编教材实现了语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的统一,为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设计理念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更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中,为教师实施素养导向的教学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丰富的资源。

### 3.2 学习活动的实践性设计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性学习活动的设计。统编教材在活动设计上注重任务驱动和情境创设,通过整合性、实践性的学习活动,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素养提升。

#### 3.2.1 任务驱动的综合学习

以《“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为例,通过“采访作家巴迪”“联系生活讨论评价”等活动,将阅读、表达与情感体验结合。这种任务驱动的学习活动,打破了传统教学中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的割裂状态,实现了语文学习的整合。例如,在“采访作家巴迪”活动中,学生需要深入理解文本,设计采访问题,模拟采访过程,最后撰写采访报告。这一系列任务不仅锻炼了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口语表达和写作能力。同时,通过联系生活讨论父母的不同评价方式,学生能够将文本学习与自身经验相结合,深化情感体验和价值认知。知识与能力、素养之间有着复杂关系,长年的点滴积累,相互间的频繁转化,相伴相生。[7]

汉字教学中设计“字网联想”,如斯霞老师以“人”字串联身体部位、动作词汇,促进知识结构化。这种设计将汉字学习从单一的识记转向系统的建构,帮助学生建立汉字知识网络。例如,以“人”字为核心,可以衍生出“体”“休”“作”等与身体相关的字,再扩展到“仁”“众”“从”等与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相关的字。通过这种联想和扩展,学生不仅掌握了汉字的形义关系,还理解了汉字背后的文化内

涵,实现了知识的深度建构。

#### 3.2.2 情境化的语言运用

语文学科中的情境化语言运用,强调在真实的或模拟的交际环境中学习和使用语言,使语言知识转化为实际表达能力。它要求教师创设贴近生活、符合认知规律的情境,引导学生在具体语境中理解词句含义、把握文本情感、选择得体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解读《背影》时需结合民国家庭文化背景体会父爱的含蓄深沉;在写作训练中设置“给抗疫志愿者写感谢信”的任务,让学生学会根据不同对象和目的调整语言风格。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语言感知力和交际能力,还能培养其文化理解与思维品质,最终实现“学以致用”的语文素养目标。

以学习力紧扣语言的建构与运用[8],新课标的“真实语言情境”,如《桥》一课通过模拟山洪场景朗读,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表现力。这种情境化的语言运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应用。例如,在《桥》一课中,教师可以创设山洪暴发的情境,让学生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村民的惊慌和老支书的镇定。在模拟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恰当的语气、语调和表情,来表现不同角色的情感状态。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还提升了他们的语言表现力和情感共鸣能力。

此外,教材还设计了多种情境化的语言实践活动,如“小小辩论会”“班级故事会”等。这些活动将语文学习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运用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例如,在“小小辩论会”中,学生需要围绕某个话题收集资料、组织论据、进行辩论,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

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观所预设的实施路径是“积极的语言实践活动”[9],通过任务驱动的综合学习和情境化的语言运用,统编教材实现了语文学习的实践性和综合性,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这种设计理念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更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设计中,为教师实施素养导向的教学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丰富的资源。

### 4.基于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实施路径

学生只有在知道知识产生的根源,体会知识产生的过程,领悟知识的价值之后,才能从“零散学习”走向“深度学习”,从“浅层学



习”走向“深度学习”。[10]

#### 4.1 以“语言运用”带动素养整合

在温儒敏提出“以一带三”策略，即以语言运用为本，融入思维、审美与文化维度。在语文学科中，以“语言运用”带动核心素养整合的关键在于将语言实践作为思维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遗产的纽带。语文课教的是语言、文学与文化，教学目标是教书育人。[11]例如，在《赤壁赋》的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品析“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句式结构与意象组合（语言建构），进而探讨苏轼如何以虚实相生的笔法营造空灵之境（审美鉴赏），并联系北宋文人“寄情山水”的精神传统（文化理解），最终完成“情景交融”的仿写创作（语言输出）。这一过程以语言解码与表达为核心，通过任务链设计自然贯通思维辨析、审美感知与文化反思，实现“工具性运用”与“人文性体验”的深度耦合。教学中需注重创设真实语境，如设计“为赤壁景区撰写双语解说词”的项目，使语言训练兼具交际功能与文化传播价值，推动素养的立体化生长。例如：在汉字教学中，解析“明”字的构形（日+月）及衍生词（明亮、明白），结合视频展示自然景象，深化文化理解。在文本分析中，通过《月光曲》的意象（湘江、万山）探讨艺术表达，提升语言敏感度与审美能力。

#### 4.2 依托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

##### 4.2.1 具身化体验

语文核心素养需要依托“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12]在语文教学中，依托真实情境的深度学习强调通过具身化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与内化。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学习不仅是心智的活动，更是身体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例如，在教授《乡土中国》时，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方言调查”项目，让学生走进社区，记录并分析当地方言的词汇、语法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如亲属称谓的演变）。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实地访谈、语音采集、方言对比等身体力行的实践，不仅深化了对语言差异性的认知（语言运用），还切身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传承），并在此过程中锻炼了批判性思维（如分析方言消亡的社会因素）。这种具身化的学习体验，将抽象的语言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真实任务，使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实现核心素养的整合发展。此外，情境的真实性（如方言濒危的紧迫感）还能激发学生的

情感共鸣，进一步增强其学习动机与社会责任，形成“认知—情感—行为”的深度学习闭环。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13]低年级通过肢体动作（如摆“人”字造型）理解汉字内涵。这种具身化的学习方式，将抽象的汉字学习转化为具体的身体体验，符合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例如，在学习“人”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身体摆出“人”字造型，或者用画笔描绘“人”字的演变过程。高年级设计“古诗词中的自然意象”探究项目，链接现实观察与文学鉴赏。这种项目式学习，将语文学习与自然观察相结合，促进学生的深度思考和审美体验。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古诗词中的月亮”探究项目，让学生观察月亮的阴晴圆缺，收集与月亮相关的古诗词，分析不同诗人笔下的月亮意象，最后创作自己的月亮诗。这种探究过程，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还提升了他们的审美创造力和文化认同感。

##### 4.2.2 跨学科整合

语文作为母语教育的基础学科，具有天然的跨学科属性。在核心素养导向下，语文教学应突破学科壁垒，通过多维度整合实现育人价值的最大化。课程内容编排一方面要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结合年级的变化，建构由易至难、语文核心素养螺旋上升的纵向体系。[14]如将《太阳》一课与科学知识结合，通过宇宙影像激发探究兴趣，再以写作任务巩固语言输出。这种跨学科整合的学习方式，打破了学科界限，促进了知识的融会贯通。例如，在《太阳》一课中，教师可以播放太阳系的影像资料，引导学生了解太阳的结构、功能和重要性。然后，设计“我是太阳”的写作任务，让学生以第一人称描述太阳的特点和作用。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活动，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探究兴趣，还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引入核心素养理念，通过挖掘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方法等方式来拓展学生的视野，多渠道、全方位地培养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15]

教材还设计了多种跨学科整合的学习活动，如“汉字与数学”“古诗与音乐”等。这些活动将语文学习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学习体验。教材是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媒介。[16]例如，在“汉字与数学”活动中，学生可以通过分析汉字的

结构,理解几何图形的对称性和比例关系;在“古诗与音乐”活动中,学生可以通过吟诵古诗,感受诗歌的韵律美和音乐美。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方式,不仅拓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还培养了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跨学科整合并非简单的内容拼凑,而应立足语文本体,以语言实践活动为纽带,在保持学科特质的同时实现认知迁移,使语文课堂成为培养复合型思维的重要场域。

### 4.3 单元整体教学的素养进阶

以五年级上册“舐犊之情”单元为例:

4.3.1 单元导览课:梳理父母之爱的多元表达,明确素养目标

传统文化经典教学可以合理发挥技术作用来实现人的长远发展的素养目标,教师将依据“主题——学情——文本”的先后次序,分步聚焦教学目标。[17]在单元导览课中,教师首先引导学生浏览单元内容,了解本单元的主题和学习任务。“建立文章阅读、写作、听说、思维的训练体系”,通过讨论“父母之爱的不同表达方式”,激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共鸣。例如,教师可以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如中国的“严父慈母”、西方的“拥抱亲吻”等,引导学生思考父母之爱的多样性和共通性。同时,明确本单元的素养目标:通过阅读和写作,提升语言分析能力、情感体悟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4.3.2 推进课:聚焦《慈母情深》《父爱之舟》的细节描写,训练语言分析与情感体悟”

语文教学不仅仅是积累优美语言、锻炼语言能力的科目,同时还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18]在推进课中,教师重点引导学生精读《慈母情深》和《父爱之舟》两篇课文,通过分析细节描写,体会父母之爱的深沉与细腻。例如,在《慈母情深》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母亲的动作描写,如“轻轻抚摸”“默默流泪”等,体会母亲无声的爱;在《父爱之舟》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父亲的言语描写,同时,设计“我的父母之爱”写作任务,让学生模仿课文中的细节描写,记录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感人瞬间,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情感体悟能力。

4.3.3 整合课:通过辩论“严父 vs 慈母”,促进批判性思维与文化反思

统编语文教材尤其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19]在整合课中,教师设计“严父 vs 慈母”辩论活动,引导学生从不同

角度思考父母教育方式的优劣。例如,正方可以从“严父出孝子”的角度,论证严格教育的重要性;反方可以从“慈母多败儿”的角度,论证宽松教育的必要性。通过辩论,学生不仅锻炼了逻辑思维和口语表达能力,还深化了对父母之爱的理解。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反思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如中国的“棍棒教育”与西方的“鼓励教育”,培养学生的文化反思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 5. 结语

在新课标指引下,关注时代,回归自我,丰富学生阅历,培养学生深刻而个性的表达能力,成为当下最紧迫的要求。核心素养的教材呈现与实施,需以语言运用为锚点,在真实情境中实现知识建构与文化浸润。教师应把握教材设计逻辑,创新教学策略,使素养培养从“高空作业”转向“扎根实践”,最终实现育人价值的回归。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是新时代语文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统编版教材通过显性呈现和隐性渗透相结合的方式,为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教学实施中,教师应以语言运用为本,依托真实情境,开展实践活动,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整体提升。未来的语文教学应继续深化对核心素养的理解,创新教学方式,优化评价体系,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需以教材为依托,通过教学策略革新与评价体系重构实现“教—学—评”一致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辅助下的个性化学习路径,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模式,为素养本位的语文教育提供持续动力。

### 参考文献

- [1]王安,翁公羽.立足生本课堂提升核心素养——以“任意角”教学为例[J].中学数学月刊,2025,(01):50-51+55.
- [2]李彩新.立足核心素养科学制订目标——核心素养操作性转化之教学目标制订路径探索[J].小学教学参考,2025,(03):24-27.
- [3]任明满,兰羚维,张立馨.语文素养型目标:内涵、问题及设计策略[J/OL].教师教育学报,1-8[2025-02-14].<http://222.186.61.87:8085/kcms/detail/50.1211.g4.20250123.1501.002.html>.
- [4]黄祖光.培养三大能力,提升核心素养——以新课标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为例[J].课

- 外语文, 2018, (34): 152.
- [5]车方明.活化想象: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潜能所在[J].中国教育学刊, 2021, (08): 77-79.
- [6]王本华, 朱于国.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核心素养为依归,建设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高中语文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 2019, 39 (10): 10-18.DOI: 10.19877/j.cnki.kcjcf.2019.10.003.
- [7]苏新春, 赵树元.语文素养教育时期不可忽略语文知识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 2022, (01): 92-101.DOI: 10.16499/j.cnki.1003-5397.2022.01.012.
- [8]段林桥, 王剑锋.小学语文核心素养的课堂表达[J].中国教育学刊, 2020, (03): 105.
- [9]郑桂华.从我国语文课程的百年演进逻辑看语文核心素养的价值期待[J].全球教育展望, 2018, 47 (09): 3-16.
- [10]李心兰, 黄晓芬.浅谈指向核心素养的数学大概念的提取策略——以“集合”教学为例[J].科教文汇, 2025, (03): 169-172.DOI: 10.16871/j.cnki.kjwh.2025.03.039.
- [11]顾之川.迎接语文教育新时代[J].课程.教材.教法, 2018, 38 (06): 4-8.DOI: 10.19877/j.cnki.kcjcf.2018.06.001.
- [12]申宣成.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背景、内容与实施[J].全球教育展望, 2022, 51 (06): 14-23.
- [13]吕浩林.将核心素养融入“教”与“学”[J].陕西教育(综合版), 2025, (Z1): 47-48.
- [14]冯铁山, 冯思娴.指向语文核心素养:诗教课程建设问题与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 2022, (01): 18-22.
- [15]薛伟鹏.融通创新将核心素养理念融入课堂教学[J].陕西教育(综合版), 2025, (Z1): 50.
- [16]叶蓓蓓, 姜秀影.中小学教材编制现代化:从知识平铺到素养培育[J].课程.教材.教法, 2025, 45 (03): 97-102.DOI: 10.19877/j.cnki.kcjcf.2025.03.014.
- [17]刘倩, 彭爽, 马云鹏.高中语文传统文化经典教学的定位、困境和突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2, 23 (04): 37-41.DOI: 10.16826/j.cnki.1009-7228.2022.04.007.
- [18]王月.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中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 2020, (S1): 57-58.
- [19]王晓艺, 朱于国.专业、专一、极致:工匠精神在统编语文教材编写中的体现——以语文核心素养在统编初中教材的有机渗透为例[J].课程.教材.教法, 2019, 39 (04): 11-17.DOI: 10.19877/j.cnki.kcjcf.2019.04.003.